

裴克與非裔美國表現文化的考掘*

李有成**

一九九〇年，維吉尼亞大學出版部以平裝本重印裴克（Houston A. Baker, Jr.）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黑人長歌》（*Long Black Song: Essays in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裴克特地為此新版寫了一篇貌似批評自傳的緒論，回顧他的學術與批評事業，文中不乏自我批判，對六〇年代以來的非裔美國文學批評論述也多所反省與肯定。在談到他自己如何從一位主張黑人文化民族主義的黑人美學批評家，轉變為重視理論的批評家時，裴克這麼寫道：

我自己轉向理論是始於一九七四年，我替當時由我所主持的賓州大學非裔美國研究課程籌劃了一個以「當前黑人文學批評的功能」為題的春季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的目的……在於創始一種社群取向的理論計畫，以研究黑人文學。（*Long xvii*；同時見 *Afro-American* 142）

裴克的轉變時值他所謂的黑人文學批評世代遞嬗（generational shift）的時刻，¹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新一代的非裔美國文學

* 本文係根據作者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主辦之「第三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民國八十年十月四日～六日）之論文修訂而成。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裴克以世代遞嬗（generational shift）一詞論美國黑人文學批評的流變，其論點主要見《藍調、意識形態與非裔美國文學》一書第二章。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請參閱拙作《藍調解放：裴克論非裔美國文學批評的世代遞嬗》，《中華

批評家逐漸嶄露頭角。一九七七年六月，美國現代語文學會所屬的少數民族語文研究委員會在耶魯大學主辦了一次長達兩週的研討會，主題是「非裔美國文學：從批評方法到課程設計」，這個宣言式的研討會等於提供新世代的黑人文學批評家一個論述場所，當時任教於耶魯大學的史鐵普多（Robert B. Stepto）、蓋慈（Henry Louis Gates, Jr.）等都是這一批新世代批評家中的佼佼者。裴克認為，世代遞嬗帶給非裔美國文學批評的改變是，非裔美國文學批評的主要關懷自此「從強調普遍性的內涵轉移到符號的表意過程，從本質轉移到修辭，從對族群的忠誠轉移到表意譬喻」（Long xvi）。一言以蔽之，整個批評論述的重心開始轉移到非裔美國文學的文本性（textuality）。

裴克本人正是這個世代遞嬗中的一位重要批評家。照他所說，他的轉變始於他在一九七五年所主辦的「當前黑人文學批評的功能」研討會，裴克自己的論文雖然對黑人美學的成就頗表肯定，但對巴拉卡（Amiri Baraka）與倪爾（Larry Neal）等人偏狹的黑人文化民族主義卻也略有微辭（“On the Criticism” 48）。此後裴克開始將他的批評實踐推進到理論論述的層次。一九八〇年，他為《美國黑人文學論壇》（*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春季號主編了一期的文學理論專號，他在專號前言中指出，文學理論的發展使得「我們在處理語言及文學作品時，我們的程序型態有了重大意義的不同」（“Introduction” 3）。不過，真正標示裴克開始關注非裔美國文學的文本性的，則是在同年所出版的《迢迢歸途》（*The Journey Back: Issues in Black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一書。此書與裴克早期著作最大的不同在於對語言的關注，可以看出現代語言學和人類學對他的影響。對裴克而言，文學乃至於文化都應被納入語言論述的範疇，他同時提出藝術人類學的觀念，企圖

結合其他學科，作為研究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的基礎（*Journey* xiii-xvi）。按裴克的說法，藝術人類學旨在強調「文化風格與藝術表現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化脈絡與藝術文本之間的關係」（“Note” 30）。在方法上，藝術人類學則主張賦予藝術文本系統性的、科際整合的詮釋，因為「藝術是文化風格的一個功能，……為了顯示此風格之實質規律，以及此規律在藝術創作與反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必須從許多學科借來方法與模式」（30）。依此而論，藝術乃是錯綜複雜的文化系統之一，批評家必須充分掌握此文化系統，才能深入描述屬於此文化系統的藝術系統。此之所以藝術人類學特別強調科際整合以及將藝術文本置於文化脈絡研究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對語言的關注也是新世代黑人文學批評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因為用蓋慈的話說，文本的語言是「黑人文學批評中最受壓抑的成分」（Gates, *Figures* xxvi），²批評家有責任將這個最受壓抑的成分解放出來。

《迢迢歸途》一書雖然標示了裴克的重大轉變，但該書的真正關懷還是非裔美國文學的文本性，這一點倒是和七〇年代末期普遍的美國文學理論情境頗為一致。注重文本性的文學理論大抵接受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謂的「不干涉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也就是排除任何與現實或社會有關的計畫。「『文本性』是文學理論有點神祕且經過消毒殺菌之後的題材」（Said, *World* 3）。因此，真正能夠展現裴克在《黑人長歌》〈緒論〉中所說的「社群取向的理論計畫」的，應該是他在一九八四年所出版的《藍調、意識形態與非裔美國文學》（*Blues, Ideology, 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A Vernacular Theory*）一書。裴克在這本書中大量擷取黑人歷史與經濟經驗和民俗傳統，結合後結

² 關於蓋慈的研究，目前還在起步階段。至於有關黑人文學批評和語言之間的討論，請參閱拙作〈初論蓋慈〉，收於方萬全和李有成主編，《第二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民國八十年），特別是頁四三八～三九。

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企圖為非裔美國文化研究建立他所謂的「黑人風土理論」(vernacular theory)與詮釋系統，並且希望藉此解釋非裔美國文學史以及非裔美國文學批評史的演化與發展。在裴克這本書中，我們看到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與民俗文化如何和當代理論共謀合計，顛覆美國文學以及批評論述的典律(canon)與中心。換言之，裴克的計畫其實是晚近書寫／矯正(writing/righting)美國文學與歷史的更大論述產業的一部分。

在討論《藍調、意識形態與非裔美國文學》一書的主要議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瞭解該書的基本理論假設。裴克開章明義，指出其論述基礎與詮釋邏輯如何建立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掘學(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上。傅柯將其知識方法稱之為考掘學，旨在凸顯其知識方法與傳統史學之間的差異。他認為，傳統史學的工作在於「『記錄』往昔的人事功業(monuments)，將之轉變為文獻(documents)，並將那些本身通常屬於非語言的軌跡賦予語言」(Archaeology 7)。對傅柯而言，史學顯然不僅是一種知識方法，而且還是一種權力形式，透過這種知識方法與權力形式，史學家得以馴服並控制過去。傳統史學強調歷史發展的延續性(continuity)，強調規律，傅柯的考掘學則極力凸顯歷史進程中的縫隙、斷裂與非延續性(discontinuity)。此之所以朴思德(Mark Poster)稱傅柯為「反歷史的史學家，這樣的史學家在撰述歷史時勢必威脅到這個行業的每一個典律」(Foucault 73)。他進一步指出，「傅柯企圖顯示過去如何不同、怪異與充滿威脅。他極力擴大過去與現在的距離，破壞在過去與現在的關係中，傳統上史學家所享有的那份輕鬆、舒適的親密性」(74)。

傅柯的考掘學同時也質疑與歷史延續性互為表裏的文化總體論(cultural totalities)。傅柯認為，文化總體論的各種名目——諸如世界觀、時代精神等等——都是構成「統一與傳釋的原則」；從事考掘學的人「必須質疑現成的綜合體——那些我們在檢查之前通常就已經接受的組合，那些有效性一開始就被承認的連結體」

(*Archaeology* 22)。傅柯因此視考掘學為一比較分析，「目的不在簡化各種論述的歧異多樣，以顯現勢將總體化這些論述的統一性，其目的反而是為了將各種論述的歧異多樣性區分為不同的辭喻 (figures)。考掘學的比較沒有統一的效應，有的只是歧異多樣的效應」(*Archaeology* 160)。

《藍調、意識形態與非裔美國文學》一書的部分意圖既在質疑與顛覆現存的美國文學及歷史典律，傅柯的知識考掘學正好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助力。裴克在據用考掘學時雖未直接指涉傅柯對歷史延續性以及文化總體論的質疑，但他以史畢樂 (Robert E. Spiller) 的美國文學史模式為例，批評史畢樂一以貫之，以移民與發展的事件模式 (an immigration-and-development pattern of events) 作為文本詮釋以及歷史敘述的基礎，因為史畢樂認為，「除了大不列顛之外，就數歐洲移民遵循最為接近我們模式的途徑」。在裴克看來，這樣的文學與歷史模式顯然受制於族群排外 (ethnic exclusion) 的理念，歐洲 (男) 人於是成為「美國國家文學的各個演進層面中，唯一記述他們的種種成就的人」(*Blues* 19-20)。³ 史畢樂其實也從不隱瞞，他的文學史本來就是「一個連貫的敘事」(*Literary* viii)，訴說「一個單一且統一的故事」(ix)。這樣的文學史觀背後所潛藏的假設當然就是傅柯所詬病的歷史延續性以及文化總體論，任何足以破壞或瓦解此歷史延續性及文化總體論的現象或事件，都應被壓制或被排除在典律之外，淪為裴克所謂的「陰影」(*Blues* 21)，而以一种隱無 (an absence) 存在，就像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與文化一樣。此處不難看出，傅柯的知識考掘學在強調歷史斷裂與文化歧異方面，對裴克的批判計畫應該是有其啟發價值的。

³ 單德興有長文批評史畢樂的美國文學史觀，值得參考。請見單德興，〈析論史畢樂的美國文學史觀〉，收於朱炎主編，〈美國文學、比較文學、莎士比亞：朱立民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九年），頁二五三～三〇〇。

可惜裴克在援用知識考掘學時，並未涉及歷史延續性及文化總體論的問題，其主要的指涉還是傅柯所謂的論述 (discourse) 以及構成論述的聲明 (statement)。論述作為一個觀念，在當代法國知識思想中有其豐富的歷史。照薩依德的說法，傅柯的論述觀念部分是受到語言學家班凡尼斯德 (Emile Benveniste) 的語言系統分類的啟發，「強調論述乃是一種故意將資訊或知識從一個人傳送到另一個人身上的有組織且可以辨識的方式」(Said, *Beginnings* 298)；部分則可能來自拉康 (Jacques Lacan) 的心理分析，視接受心理分析者之語言為主體的論述 (*discours du sujet*)。不論是語言學或心理分析，論述無不涉及語言的傳播情況，也就是暗示著說話者與聽話者的話語情境，而說話者與聽話者則是「在論述中運作的功能」(*Beginnings* 299)。在此情形之下，論述不免隱含著權力關係。用薩依德的話說，「論述情境通常好比殖民主和被殖民者或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文字和文本是如此入世，其效應——在某些情況甚至其用途——都是與所有權、權威、權力和暴力強制的事件有關」(*World* 48)。從某個意義來說，論述即是知識，是構成人類歷史文化的種種建制、學科、觀念、實踐等構成或過程，但這些知識所聲稱的真理與意義必須存而不論 (Dant 129; Dreyfus and Rabinow 49)。這是因為傅柯的知識考掘學主要的目的是在描述，不在詮釋。

具體化或物質化論述的是無數形式不一的聲明。傅柯視聲明為「論述的微粒」，「論述的最基本單位」，但聲明不一定是命題，也不一定是句子或語言行為，它可以藉圖表、統計數字及各種物質性的符號存在 (*Archaeology* 80-82)。換言之，聲明即是「一連串在論述中具有意義的符號」(Dant 130)。知識考掘學的工作既在質疑歷史延續性及文化總體論，傅柯認為，這項工作必須自論述的分析開始，而論述的分析又必須以聲明的分析為基礎，因此，「聲明的分析和論述構成的分析是彼此相關的」。傅柯甚至說，「一個聲明屬於一個論述構成，就好像一個句子屬於一篇文本，或

一個命題屬於一個演繹推論一樣」(*Archaeology* 116)。簡言之，論述構成就是「一組組的聲明」(115)，而這些聲明又是存在於層層指涉的脈絡關係中，沒有一個聲明是「自由、中性、獨立的聲明；……任何聲明總是屬於一連串或整體的聲明，總是在其他聲明之中扮演一個角色，從其他聲明之中獲得支持，並與其他聲明有所區分：每一個聲明總是聲明網路的一部分，不論其角色多麼微小，它在其中總是扮演著一個角色」(99)。而在這連串或整體聲明當中，有部分則屬於統攝性的聲明(governing statements) (147)。

裴克對知識考掘學的據用大致不出以上的瞭解。對他而言，美國歷史作為傅柯所謂的論述其實也散佈著許許多多的聲明，其中不乏統攝性的聲明。他認為，要考掘或分析美國歷史論述，就必須從發掘及分析這些統攝性的聲明著手。他以米勒(Perry Miller)的名著《荒野使命》(*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作為指涉對象，拈出若干語言構成，稱之為美國歷史論述的統攝性聲明。這些聲明大致包括「虔誠信徒」(“religious man”)、「荒野」(“wilderness”)、「移民使命」(“migratory errand”)、「充實倉廩」(“increase in store”)、「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等語言構成(*Blues* 19)。我們不難看出，這些聲明也就是傅柯所說的表意成分(signifying elements)，其功能主要是在反映一個「隱含的、至高無上的社群『意義』」或者「單一的『意符』」(*Archaeology* 118)，那就是歐洲白人新教徒的新大陸經驗，結果自然造成了裴克所說的族群排外的現象，其他種族、宗教、性別、文化的經驗也就無法進入美國歷史論述之中。換句話說，這些聲明自行構成一種薩依德所謂的文化，作為區分內／外、歐洲／非歐洲、白人／非白人、被接納／被排斥的主要依據(Said, *World* 11-14)。薩依德說，「文化是指認，選擇和確認某些較他者來得『好的』東西、形式、實踐或理念的工具」(176)。一九八六年，薩依德在與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一次對

談中，對文化仍然抱持類似的看法。他說：「對我而言，……文化本質上是個排外的用詞，自始就未被我當作一個協同與社群的用詞來使用」（Williams 196）。按薩依德的說法，這樣的文化進程其實與經濟和政治機器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是歐洲白人新教徒觀察、宰制和排斥非歐洲白人新教徒的歷史、宗教、文化等的不二法門（Said, “Yeats” 72）。傅柯認為聲明之所以具有這種功能，主要是基於稀釋原理（principle of rarification），也就是簡化、孤立論述的結果；傅柯因此指出，不管有多少聲明，聲明「總是在赤字之中」，因為「總體而言，說出來的比較上只是少數」，分析聲明就應該留意那些被消音的、「未說出來的」成分（*Archaeology* 119）。知識考掘學之重視歷史的斷裂、隙縫以及文化的歧異、多樣，原因即在於此。

前文說過，論述的話語情境本來就隱含權力關係，說話者往往是掌握聲明權力的人、機構或建制，聽話者則大抵屬於被消音、被排斥、被馴服的一方。裴克所嘗試解構的美國歷史論述自然也無法自外於這樣的權力關係。因此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中，非歐洲的、非白人的、非新教的，甚至非男性的聲明都要遭到消音。這些屬於女性的、少數族裔的、邊際的聲明長期被排斥在典律之外，長期被忽視而無法進入論述之中。

裴克視美國文學史為美國歷史的一支，依他看來，像史畢樂之類的美國文學史家，所建構的文學史觀其實也無法擺脫美國歷史論述的限制，史畢樂的移民與發展的事件模式更是演繹自傳統美國歷史論述中的統攝性聲明。要顛覆現存的美國文學典律，要書寫新的美國文學史，並且納入其他文化（亦即：種族、性別、階級等）的文學經驗，那麼勢必得從「未說出來的」、長期緘默的歷史（亦即：政治、經濟、文化等）經驗中，找出新的（亦即：被忽略的、被消音的）表意成分，作為建立新的美國文學史論述的統攝性聲明。

裴克的關懷不僅是在重新書寫美國文學史，同時也在於重建非裔美國文學史。他的整個論辯實基於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與文化經驗，

而這個經驗又是與歐洲（男）人新教徒的經驗分不開的。在美國白人的霸權歷史論述中，界定黑人的歷史與文化經驗的，自始就是白人新教徒的經驗。「他們把非洲人裝進船艙，不但把他們界定為亟待運往西方接受拯救的異教徒，同時還把他們視為財產、金塊或真正的財富。出於西方怪異的邏輯行動，被迫從自己家園放逐到新世界的非洲人也就成為〔白人的〕精神歲入」（*Blues* 24）。形式上同樣是離鄉背井的放逐行為，白人與黑人的經驗卻完全不同；因此，傳統美國歷史論述中的統攝性聲明自然無法描述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與文化經驗。裴克考察非裔美國人獨特的新世界經驗，認為其先人的痛苦經驗主要源於商業與經濟動機，於是他拈出「商業放逐」（“commercial deportation”）以及「蓄奴經濟」（“economics of slavery”）這兩個辭喻，作為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論述中的統攝性聲明。這些聲明的顛覆性至為明顯。它們一方面是具有區分差異的語言構成，一方面則是質疑並重新界定霸權統攝性聲明的表意成分，使「虔誠信徒」、「荒野」、「移民使命」、「充實倉廩」、「新耶路撒冷」等聲明產生新的意義。

「商業放逐」使得黑人變成黑金（black gold），與歐洲新教徒航越大西洋的經驗不同的是，非裔美國人的祖先被迫航越的是一條記錄著死亡與奴役的「中央航道」（Middle Passage），而白人心目中的新耶路撒冷，對非洲人而言，則是善惡交戰、災難重重的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商業放逐」這個聲明標示著非洲人被迫漂洋過海、失去親人、失去家園、失去神祇，甚至淪入語言的邊際性（Benston 152）的悲慘命運。用裴克的話說，「赤裸裸擺在眼前的是非裔美國歷史和文學史論述的獨特情境」（*Blues* 25）。類似的意義也可以用來描述「蓄奴經濟」這個聲明。「蓄奴經濟」乃是美國舊日南方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制度的基礎，當然也是一般非洲人及其後裔工作與生活的處境。裴克指出，「作為歐洲奴隸貿易的一個功能，舊日南方的經濟是個剝削的生產模式，具現於園坵制度，並受到貴族父權神話的鼓舞」（26-27）；而園坵制



一九四〇年代維吉尼亞州卡羅萊娜(Caroline County, Virginia)
某黑人住家的情形。(Baker, *Modernism* 97)

度的構成關係則是建立在著名史學家齊諾威斯（Eugene Genovese）所說的主／奴關係上（27）。

裴克認為，除了常見的歷史敘述或描述外，還可以採取「一種垂直、聯想、暗喻的解碼方式」來窺探蓄奴經濟的許多層面。懷特（Hayden White）所界說的喻義法（tropology）正是裴克以為值得援用的解碼方式。照懷特的說法，「瞭解乃是將陌生……變為熟悉的過程。這個瞭解的過程本質上非喻義的不可」（White 5）。裴克援用懷特的喻義法，以黑人住所（dwellings）和藍調（blues）這兩個喻義象徵，進一步探測蓄奴經濟的意義力量。他認為，這兩個符號是相因相成的。黑人窄小破爛的住所象徵著「黑人在美國的持續貧困。美國的非洲人所居住（仍然居住）的地方說明了何謂蓄奴經濟」（*Blues* 30）。裴克自己有一首叫〈認識藍調〉（“Knowing Blues”）的詩，即是以住所和藍調這兩個喻義象徵具體而微地表現了非裔美國人的經濟困境：

你可看過我們居住的地方？
 住家搖搖欲墜，頹敗地立著
 危顛的小屋，昂貴的房租。
 你可看過小廚房的舊照？
 或者密西西比剛發佈的新聞？
 你可看過我們居住的地方？
 聽過根植於只有冷水的
 公寓的裂縫之歌？
 或回響自三角洲上簡陋的壁垣之歌？
 如果你看過這些影像，
 你就不再需要有關藍調的書：

「我就住在這離群千哩的地方，
 在這單房的村野陋屋……」

蟋蟀與我為伴，你知道
風在我腳邊怒吼。」

你可瞭解這首歌？

可知道我們住過的地方？

那麼你就不再需要有關藍調的書。（*Spirit* 18）

在象徵的層次上，這首詩具現了范農（Frantz Fanon）所描述的被殖民者的世界：「一個缺乏寬闊空間的世界；人疊床而居，他們的茅舍一間疊著一間。……一個飢饉的村鎮，沒有麵包、肉類、鞋子、煤、光。……一個畏縮的村莊，一個卑屈的小鎮，一個陷在泥淖中的小鎮」（*Wretched* 39）。顯然，對非裔美國人而言，住所並不單具有經濟的含義而已。「黑人住家的大小和布置情形所顯示的非金錢的、『神話的』層面，可以藉由一種非裔美國人的表現方式呈現出來，這種表現方式不妨簡單地稱作『藍調』」（*Blues* 30）。

裴克在《藍調、意識形態與非裔美國文學》一書的〈緒論〉中界定藍調時指出：

藍調是個綜合體。……結合勞作之歌、團體世俗音樂、田野中的吶喊、聖歌的和聲、諺語的智慧、民俗哲學、政治評論、粗鄙的幽默、哀傷的輓歌，以及其他更多的東西，藍調構成了一個似乎總在美國不停悸動的混合體——總是在形成、塑造、改變、替代非洲人在新世界的奇異經驗。
(5)

藍調因此是個「制約非裔美國人文化表意」的符碼，同時是個區別差異、宛如電力那樣的力量，可以藉之探討文化的一個意象（5-6）。藍調作為黑人表現文化的母體（matrix），正是裴克嘗試建立的黑人風土理論的基礎；藍調的社群意義殆無疑慮，它是非裔美國文

化中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所謂的「總已」(“always already”)，不僅複雜多樣，同時功能動人，是銘刻非裔美國文化論述的主要書寫 (script) (4)。藍調難以計數的作者和表演者都應被視為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與文化經驗的翻譯者或詮釋者 (7)。

藍調樂手和歌手經常聚集的地方是鐵路平交道旁的候車處。平交道路面上所繪的大“X”象徵著方向的分歧變化，而鐵路的交叉路口當然更是人生變幻的象徵。裴克因此指出，「交叉口型態多樣，方向分歧，看盡來來往往，位居中間，……正是藍調的鐵路小站」(7)。藍調與鐵路 (火車) 的關係又使它成為行動與自由的符號。這一點與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經驗更是若合符節，內戰前後大量出版的黑奴自述 (the slave narrative) 有的是這樣的例子，廢奴運動期間協助黑奴秘密逃亡的著名路線就叫做地下鐵路 (the underground railway)。總之，「藍調提供了一種語言，暗示一個變幻無常、不穩、充滿惡運、苦役、失去愛、又不安全的世界，但在面對災難時，又充滿人類堅忍不朽的才情與睿智」(188)。

顯然，在裴克所規畫的理論藍圖裏，藍調是非裔美國表現文化的主要統攝性意象；和蓋慈的表意猴 (the Signifying Monkey) 與說話書 (the talking book)、艾麗絲華克 (Alice Walker) 的花園，以及裴克及其妻比爾思 (Charlotte Pierce-Baker) 的縫被 (quilting) 一樣，藍調是非裔表現文化的詮釋系統與黑人風土理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本文一開頭即指出，裴克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即開始構思其所謂的「社群取向的理論計畫」，一方面要擺脫黑人美學偏狹的本質主義，另一方面也要質疑當時蓋慈等人過於強調文本性的形式主義。裴克在討論丹巴 (Paul Laurence Dunbar) 的《諸神的遊戲》(The Sport of the Gods) 時稱這樣的行動為非裔美國文學批評的藍調解放 (blues liberation)。裴克此處所說的解放，其實與

薩依德在批判本土論 (nativism) 時所提出的解放意義是相近的。薩依德認為，在後殖民或後帝國主義時代所出現的本土論，往往刻意提出有關「本土的過去、歷史或實況的煽動性主張」，這樣的本土論無異「脫離了歷史的世界，而去追求形而上的本質，……這是拋棄歷史」(“Yeats” 82)。在薩依德看來，非洲人所謂的非洲黑人意識 (negritude)、非裔美國人的噶威主義 (Garveyism)、回教世界刻意追溯被殖民前所謂的穆斯林特質 (Muslim essences) 等等，在在都是本土論的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在拋棄歷史之餘，本土論往往遁入某種盛世將臨 (millenarianism) 的虛幻錯覺中。薩依德以為，本土論不應成為後殖民時代的唯一選擇。新的選擇應該是解放，也就是從偏狹的民族意識中解放出來，在擺脫有形的殖民之後，從根本在社會意識上解放改造 (83)。薩依德在引述塞薩爾 (Aimé Césaire) 的長詩《重返故土》(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 時，特別針對塞薩爾詩中若干極富包容性的詩句指出：「你不會向自我局限的僵硬和禁制讓步。這些局限皆來自種族、時代或環境」(85)。換言之，薩依德在塞薩爾詩中發現一種不自囿於種族、時代或環境的解放。這樣的解放正是裴克所嚮往的。因此，所謂藍調解放指的是，一方面既享有擺脫狹隘的黑人文化民族主義後的自由，另一方面則不斷探索新的、適切的理論與方法；換言之，今天的藍調批評家 (blues critic) 必須能洞悉傳統批評的缺陷，同時也應瞭解當代文學理論的許多真知灼見。事實上，依音樂學者巴羅 (William Barlow) 的說法，「這種革新與傳統之間的張力正好賦予藍調闡釋非裔美國人的感情生活和社會意識的能力」(9)。

裴克的許多批評洞見除了受益於非裔美國人的民俗傳統之外，當然也來自他對當代理論的熟悉。他援引傅柯，指涉懷特，已如上述。他與馬克思主義的臍帶關係更是耐人尋味。裴克否認其分析方法為庸俗馬克思主義 (vulgar Marxism)，這一點不難瞭解；但他大量指涉經濟，甚至其藍調的黑人風土理論也被認為是以經濟詮

釋為基礎（Mueller-Hartmann 105），他在《藍調、意識形態與非裔美國文學》一書中的若干閱讀實踐更是處處據用馬克思社會與經濟理論的觀念和術語，這一切都是不爭的事實。即使在援用傅柯的知識考掘學時，他所提出來的非裔美國人論述的統攝性聲明，也完全是以物質為基礎。不過帶給他啟發價值的，恐怕還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意識型態分析（*Blues* 26）。裴克以為，知識考掘學所隱含的意識型態分析正好可以揭露非裔美國論述的商業層面（50）。他的用意即在於透過意識型態分析，將非裔美國人的歷史還原為一個飽受商業目的統攝的辭喻過程。

在詹明信的著述中，意識型態一詞可謂無所不在；但裴克在據用意識型態分析時，他的指涉主要是詹明信對柏克（Kenneth Burke）的批判與詮釋。詹明信認為，柏克對語言的關注使我們重新認識文學文本作為活動的價值，並且使我們瞭解文學文本的意義乃是針對某一確定情境所作的姿態與反應，如此一來，文學文本的分析自是瞭解社會關係的主要法門。在重估柏克的批評產業時，詹明信即是從這個角度審視柏克的著作作為意識型態分析的模範；而所謂意識型態分析，以詹明信自己的術語而言，就是形式的意識型態研究，目的在分析「意識型態如何透過文學文本，以語言、敘事或純粹形式的方式表現自己，以及在文學文本中銘刻自己」（*Ideologies* 139）。

在《政治潛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一書中，詹明信曾經就他所謂的形式的意識型態加以說明。簡言之，在詹明信的系統裏，形式應被視為內容：形式過程本身即是沉澱的內容，本身即帶有自己的意識型態的訊息，而與作品表面或明顯的內容有所不同（99）。詹明信的關注重心一向是敘事文體，他以敘事文為例，把意識型態分析或形式的意識型態研究描述為「重新書寫某一特定敘事特徵或質素（*seme*）為其社會、歷史或政治脈絡的一個功能」。準此以論，意識型態分析旨在強調「歷史或社會或政治現實應優先於在此現實中所生產的

文學作品，或者……肯定本體上脈絡優先於文本本身」。但是我們知道，脈絡本身即是文本；也就是說，唯有透過文本形式，我們才能夠認識脈絡或歷史。脈絡或歷史未必等同文本，但卻必須以文本的形式存在，只有經由文本化之後，脈絡或歷史才能呈現在我們面前。此之所以詹明信認為有必要把意識型態分析描述為重新書寫文學文本，並藉以「重新書寫或重新建構先前的意識型態或歷史的下層文本（subtext）」（*Ideologies* 141；同時參閱 *Postmodernism* 103）。

詹明信視意識型態為一中介觀念，透過意識型態分析，我們可以「重新發掘所要探討的語言或美學或觀念事實與其社會基礎的關係」（*Ideologies* 140）。「社會基礎」是個關鍵性的用語，指的是詹明信所謂的脈絡，或生產文學作品的「歷史或社會或政治現實」。意識型態分析對裴克的啟發即在於此。誠然，裴克的許多詮釋實踐無不根植於文本的社會基礎，他的「社群取向的理論計畫」更是緊緊扣住非裔美國人的「歷史或社會或政治現實」。最重要的是，意識型態分析提供了他一個視域或詹明信所謂的破除神祕的策略（strategy of demystification），不僅使他看清歷史是個「被意識型態或想像統攝的」（25）辭喻的過程，並且使他能夠進一步考掘美國文學與美國文學史的意識型態或歷史的下層文本，同時更讓他發現非裔美國歷史與文化論述的脈絡或社會基礎，也就是他所說的「以具體的物質情況作為非裔美國論述的依據的一種思想形式」（25）。在《藍調、意識形態與非裔美國文學》一書中，裴克的理論及批評產業——無論是對歷史的質疑、理論的建構或文本的詮釋——皆受益於這樣的意識型態分析。如果裴克拒絕以庸俗馬克思主義來描述他的理論計畫和論述產業，至少在我看來，他的理論產業也是相當烏托邦的，不僅其背後的社群或集體意識隱約可見，其改變現狀的政治潛意識也不難窺探。

引用資料

- Baker, Houston A., Jr. *Afro-American Poetics: Revisions of Harlem and the Black Aesthetic*.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8.
- . *Blues, Ideology 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A Vernacular Theory*.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84.
- . “Introduction: Literary Theory Issue.”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4.1 (Spring 1980): 3-4.
- . *Long Black Song: Essays in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72.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P of Virginia, 1990.
- . *Modernism and the Harlem Renaissanc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6.
- . “A Note on Style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Art.”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14.1 (Spring 1980): 30-31.
- . “On the Criticism of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One View of the Black Aesthetic.” *Reading Black: Essays in the Criticism of African, Caribbean, and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Ed. Houston A. Baker, Jr. Philadelphia: Afro-American Studies Program, U of Pennsylvania, 1976.
- . *Spirit Run*. Detroit: Lotus, 1982.
- Barlow, Willism. “Looking Up and Down”: *The Emergence of Blues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9.
- Benston, Kimberly W. “I Yam What I Am: The Topos of Un(naming) in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d. Henry Louis Gates, Jr.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4. 150-72.
- Dant, Tim. *Knowledge,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Dreyfus, Hubert,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2nd ed.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3.

-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1968.
-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 Gates, Henry Louis, Jr. *Figures in Black: Words, Signs, and the "Racial" Self*.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P, 1987.
- Jameson, Fredric. *The Ideology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 1, *Situations of Theor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8.
- .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P, 1981.
- .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P, 1991.
- Mueller-Hartmann, Andreas. "Houston A. Baker, Jr.: The Development of a Black Literary Critic." *The Literary Griot* 1.2 (Spring 1989): 100-11.
- Poster, Mark.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1984.
- Said, Edward W.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5.
- .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83.
- . "Yeats and Decolonization." Terry Eagleton et al.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0. 69-95.
- Spiller, Robert E., et al.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4th rev. e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74.
- White, Hayde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P, 1978.
- Williams, Raymo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HOUSTON A. BAKER, JR. AND THE ARCHAE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EXPRESSIVE CULTURE

Lee Yu-cheng

ABSTRACT

Houston A. Baker, Jr.'s archae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expressive culture owes much to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articularly Foucault's theory of discourse and statement. Baker begins his project with an analysis of various governing state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o elucidate and sum up the New World experience of European male protestants.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races, religions, sex, and cultures are thus denied from entering discourse. In his reflections on the New World experience of the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Baker finds that this peculiar experience in fact results from the economic motivation of the white people. He therefore suggests that "commercial deportation" and "economics of slavery" be served to figure as two governing statements in African American historical discourse. These statements will be deployed to counter the hegemony of traditional American historical discourse. Baker further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with reference to the tropological symbols of black dwellings and blues.

Baker's critical archaeology represents a complicity between African American discourse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in an effort to subvert the canon of American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t is also to be seen as part of the larger critical project in writing/right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